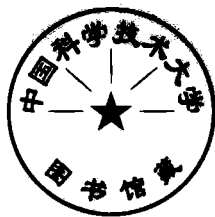


黄土岗的故事



革命故事集

黄土岗的故事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76年·合肥

革命故事集
黄土岗的故事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 $\frac{1}{2}$ 字数：82,000

1976年11月第1版

197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6102·679 定价：0.28元

内 容 介 绍

《黄土岗的故事》集子共收编十个短篇故事。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斗争，描绘了广大贫下中农坚持学大寨，改天换地、大干快上的动人景象。

这个故事集是由我省潞县地区文化局组织创作的。作品的时代气息较浓，故事生动，具有现实教育意义。

目 次

黄土岗的故事·····	吴腾凰	姬树明(1)
再战龙眼泉·····	漆小冬	(20)
春生回乡·····	曹治泉	(36)
三份决心书·····	姬树明	(49)
春英嫂·····	李 瑛	(66)
水上红花·····	甘 勇	向 阳(78)
女电工·····	甘 勇	(89)
丰收场上·····	李希华	(100)
业余球队·····	李 瑛	(111)
兵兵捉虾·····	李祥年	(122)

黄土岗的故事

吴腾凰 姬树明

这是一九七〇年冬天，发生在江淮丘陵地区的一段小故事。其实，若按事情的性质来说，也不算小。是关系到怎样学大寨，是真学还是假学的问题，事关路线，就是个大事。

闲话少说，言归正题。却说这一天公社正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，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，会开得很热火，到会的各大队、生产队干部，认真总结经验，热烈讨论规划，人人斗志昂扬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决心在新的一年里，播响跃进鼓，迈开英雄步，跨过“长江”去，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新高潮。

但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黄土岗生产队队长张爱荣情绪却不高，他的两道眉毛锁在一块，脸上堆满乌云，胸口象堵了死面块。特别是在会上宣读了各队的当年农业产量指标以后，更是无精打采。会议快结束时，大家纷纷写出表示大干的决心书，他却在发闷。开中饭的时候，他不上饭桌，在饭桶里盛了一勺子米饭，端到屋角边上，独自儿去吃了，一面吃饭，一面还在盘算着心思，好象不知有多重

的包袱压在他的肩上似的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，张爱荣又在为他们队那五十几亩黄土岗田犯愁了。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，各生产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学大寨，大批修正主义，大批资本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多做贡献，生产水平都在飞跃地上升，唯独他黄土岗生产队，象个小脚女人走不快，增产幅度一直不大。怪什么呢？张爱荣心里在想：一不是大家没出劲，二不是比别人偏遭灾。讲水稻，亩产也搞了千把斤，还不是怪那五十几亩黄土岗田拖了腿！那一片田，地势高，用水不便，最叫人伤透脑筋的是那个死黄泥，雨天烂糊糊，太阳一晒又成了“铁疙瘩”。种呀、锄呀、添肥料呀，嘿，累死累活一亩田搞不了四百斤！五十几亩，数量又这么大，高低一拉扯，平均单产不就低了？他又想起会上宣布过的、那宣传栏上贴着的各队平均单产数字：黄前队一千〇二十斤，黄后队一千斤，黄东队九百八十八斤，黄西队九百斤……唯有黄土岗队产量最低，七百二十斤，连《纲要》也没达上，名落孙山。他想着想着，觉得脸上热辣辣的。他抬眼看看满屋里吃饭的人，那些人吃着，说着，笑着，他觉得那一声声杂响，都是对他的讥笑：“嘿，看你张爱荣能，可你是跟在人家后面，累断腰筋也够你跟的！”现在，只有下狠心，把那五十几亩“拖腿田”扔了。他停住了筷子，嘴里的饭也忘了再嚼：“只要扔掉这五十几亩拖腿田，就不愁单产超过你们！”他想到这儿，眼角禁不住露出一丝儿微笑。但他立即又把这丝儿笑容收住了。

他知道，这样做宋大伯是不会同意的。宋大伯那石头一般硬铮铮的话，又响在他的耳边。

那是几天以前的事了。队里召开生产总结会议。张爱荣把考虑了很久的心思在会上说了出来，这个心思就是扔掉那五十几亩黄土岗拖腿田。为了使这个主张能够通过，他还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，申请退掉大队统一规划的坟区，把这几十亩黄土岗地划作生产队的单独坟区。他又算了一笔帐：扔掉这五十几亩，全队每人平均还有二亩田，把全部精力扑在上面，那单产就会在全大队、全公社冒尖。谁知这个计划在会上一提出来，立即遭到宋大伯、铁老头等人的坚决反对。宋大伯说：“你这打的是啥算盘？扔土地，凑单产，这叫啥大干！”铁老头火冒三丈地说：“告诉你，你别嫌那五十几亩黄土岗田孬，那可是鲜血染过的土地，那可是从走资派手中夺过来的土地，你想扔，俺可舍不得！我看你是忘了！”这宋大伯是个老党员，生产队的政治队长。铁老头是队里的贫协委员。他俩为集体办事热心，公字当头，一向受到社员们的尊敬。当时虽说有几个社员想支持张爱荣的主张，但经过宋大伯他们这么一项，也觉得道理讲不通，就这样，张爱荣的主张便被搁了下来。眼下，怎样再说服宋大伯呢？张爱荣不觉又犯了难。“有了！”张爱荣又想了一会儿，终于又想出了一个主意：黄土岗下面有一个大草塘，面积有二十亩。去年，前山打了大水库，水源已经没了问题，还要这口塘干什么？把这口草塘改成水田，扔了五十几亩，再补上二十来亩，包产数字不就基

本上出来了嘛！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这样，要是宋大伯他们再反对也不要紧，就是那五十几亩数字不扣，也无关大局。他的眼角又一次浮上了一丝笑意。他三口两口，扒完了碗里剩下的几口饭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跨到公社办公室，抓了一张大红纸，写起决心书来，还特地编了几句快板：

今年黄岗落了后，
爱荣心里好难受。
下定决心赶先进，
竞赛车上再加油。
明年榜上夺第一，
目的不达不罢休！

会散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张爱荣没有打公社干部的招呼，便迈着稍觉轻快的步子，哼着“能挑千斤担，不挑九百九”的曲子，赶回生产队来了。他想，只要队委会一通过自己的新计划，便马上行动。哼，明年不弄个全社第一，那才怪哩！

他急匆匆进了村子，忙着去找队委干部，却不见一个人。再看看社员们，家家门上落了锁。人呢？人都到哪去了？他喊了几声，也没人答理，便向生产队队部走去。一到队部门口，队部也是“铁将军”把门。抬头一望，只见门外墙上一溜排贴着几张大红纸，“决心书”、“请战书”的大字，迎着朝阳，闪闪发光。那一行行字迹，端端正

正，清清楚楚。下面的落款，有老骨头决战组，有共青团突击排，有铁姑娘战斗队。其中也有一首快板。只见那快板写道：

学大寨，赶郭庄，
战天斗地向前闯；
自古都说黄土瘦，
血染的土地分外香。
改土造田夺高产，
黄土岗上拚硬仗；
别看老骨一大把，
不获全胜不回庄！

快板的后面，工工正正写着“宋如刚”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。

宋大伯！张爱荣看着宋如刚三个字，禁不住嘴唇轻轻动了一动。原来这宋如刚，就是宋大伯。因为他年龄大，又是位老革命，人们尊敬他，谁都不喊他的名字，都管叫他宋大伯。“宋大伯还是把眼睛盯在那五十几亩黄土岗上！”张爱荣又把那首快板从头到尾念了一遍，不觉心头一怔：嘿，怪不得说宋大伯认准了的难改变呢！真是固执己见，一定要在黄土岗上改土造田。谁不知那死黄土，雨天“泥糊塌”，晴天“铁疙瘩”，你改到哪天能改好！再说……他又想起了昨天才写的“明年榜上夺第一，目的不

达不罢休”的决心书，嘿，这样，明年榜上夺第一，还夺个屁，还不是倒数第一！宋大伯，宋大伯，你这不是明明要看我的笑话吗？！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，越想越急，越想越气。不行！虽说你是我的长辈，你是位老党员，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，我尊重你，什么事情都尽量依着你，这回，可得要由我自己拿主意了。他心里盘算着，脚步儿径直向黄土岗迈去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那黄土岗上，此时正是一片热火。自从上次队里开会，张爱荣提出扔掉这五十几亩的打算以后，宋大伯也是日思夜想，小爱荣要扔掉这一片地，可他自己对这块鲜血染过的土地，曾经凝聚着何等深厚的感情。虽然这几十亩田也确实有些拖腿，年年不脱工，不脱肥，可产量却一直徘徊不前。他早也曾捉摸过办法，一来是因为小爱荣与自己思想认识不一致，二来水利问题还没解决，暂时也顾不上给它下更多的功夫。前年，前山修了个大水库，只要挖一道盘山渠，水便可以引上山；大草塘下面的田初步实现了高产、稳产，改造这黄土岗，可以缓过手来了。眼下，正是秋忙结束，冬忙开始，还不动手，等待何时！正好在张爱荣开会走的那一天，广播里播送了横岗大队治岗改土大战黄泥堰的经验，他那高涨的情绪就好象已经滚动的开水锅，又添了一把干柴，顿时沸腾了。横岗大队死黄泥土田能改好，俺们就改不好？！他又把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《农业学大寨》又学了一遍。“昔阳能办到，你们难道不行吗？一年不行，两年不行，三年行不行？四年、五

年总可以了吧！”社论中那深刻的话语，好似一声声战鼓，在催促着他赶快跃马扬鞭，挥戈上阵。于是，他连晚走家串户，当夜召集在家的队委，征求意见，商量办法。他和大伙一道学习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，讨论横岗大队改造黄泥礞土的经验。经过他这么一闹腾，全队的男女老少，全都给鼓动起来了，一条声地表示说：干！大寨能办得到的，俺们也要办得到！横岗能改好黄泥礞，俺们也一定能！当下，宋大伯说：“明天，我就到黄土岗上搭棚子，你们早出晚归，我就住在那里，不把那个岗治好，誓不回庄！”这一来，大伙儿的劲头可足了，特别是一般小伙子、姑娘们，一个个如龙似虎，浑身是劲，第二天，便写了决心书、请战书，连一些老头儿、老太婆们也要求参战。铁姑娘队的几个小丫头子，还捐钱买来红布，你剪我缝地赶制了一面大红旗，上面绣着“大战黄土岗，建设大寨田”。经过一天一夜的准备，一切就绪，今天吃了个大早饭，便都扛铁锹挑筐，整队向黄土岗进发。走在队伍最前头的，就是政治队长宋如刚。你看他身背背包，肩扛铁锹，昂首挺胸，迈着矫健的步伐，多象当年横扫千军的老八路！他们按照横岗大队的经验，首先采取了两项措施：一项是朝黄土里掺沙，一项是朝黄土里掺泥。修前山水库时，正好挖出了一个大大沙塘，沙子又细又匀，大草塘里有污泥，又厚又肥，这样朝死黄泥里一掺，死泥变活泥，瘦土变肥土，板地变泡地，以后再修上盘山渠道，做上水平梯田，实现高产，笃定罗！此刻，他们在宋大伯的带领下，正在运沙的运沙，

挑泥的挑泥，挖土的挖土。你们看，那岗上岗下，人来人往，担儿飞舞，锹锄闪光，“大战黄土岗，建设大寨田”的大旗，迎风飘扬。顺着风势，还传出一阵阵响亮的号子声，你听：“嘿哟嗨！加油干哪！咳哟嗨，多贡献哪！咳哟嗨！改黄土哪！咳哟嗨！不怕难哪！不怕黄土古来瘦哟，热汗润肥大寨田呀！咳哟嗨！咳哟嗨！”

要是在往常，张爱荣看到这热火朝天的场面，早已肩头发胀，手心发痒，小袄一脱，跨入了战斗的行列，并且还要打一个头阵。可是此刻他却气急交加，心乱如麻！怎么能这样干！他看着那从前山水库下面、大草塘埂上直到黄土岗往来不息的人流，心里暗想：这样干，你有多少劳力，多少时间！他急步跨上黄土岗，便寻找宋大伯，高叫着：“宋大伯，宋大伯！”

“嗨，来罗！”正好宋大伯挑着满满一担细沙，翻上岗头。他满面红光，额上脸上滚着汗珠。一副担子挑在肩上，忽闪忽闪，恰似苍鹰展翅一般。

张爱荣紧走几步，奔到宋大伯的面前：“宋大伯，你怎么这样干？”

宋大伯卸下担子，一面倒沙，一面说：“爱荣，快把会议精神说说吧！”

张爱荣此时已是一身热汗。他把小袄扣子解开，用袄襟扇着风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宋大伯，不是我责怪你，你这样干可不行哪！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！”

“在旧社会，劲往往是白费的，如今，可每一滴汗水

都会有收成。”宋大伯不慌不忙，倒完了筐里的沙，又把担子搁在肩上，“走，俺爷俩到那边谈谈。”说着便领头向岗上那新搭的草棚子走去。张爱荣急火火地跟在后面。

宋大伯走到小棚子前，放下担子，指着一块石头，招呼张爱荣：“坐吧。”张爱荣哪里想坐，只想快点把问题摊开。正想开口，宋大伯却已把话抢在前面：“爱荣呀！这回决定改这黄土岗，你没在家，是我同其他队委做的主，要是有啥错，我全担当。这也是为了抢时间，争分秒！”

张爱荣忙着解释：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宋大伯打断了张爱荣的话头：“你的意思还是要把这五十几亩田扔掉？那是不对头的。”

“这里的土质实在太差，你舍不得扔，要叫它拖我们到哪一年？哪一年，我们才能甩掉后进的帽子，才能夺……”他后半句没有讲出来，不知是急得没有词了，还是觉得不好说。

就在这时，铁老头挑着担子也赶过来了。他说：“这里土质是孬！爱荣呀，在旧社会，就是这样的孬田，俺们穷人是豁了命也捞不回来呀！”说这段话的时候，嗓门象是被什么东西堵着，眼角上闪出了泪花。

这时，一群青年人也已经围拢来了，他们肩上还搁着担子，手里还握着锹把，听说队长回来，都想打听点什么消息儿。宋大伯看着围拢来的人群，脑子里便涌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，青年人“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，更

应该加强阶级教育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”。他慢慢地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贫下中农常讲，经常翻翻苦情帐，血海深仇永不忘；经常说说苦难史，革命万里鼓斗志。现在，请爱荣同志把这黄土岗的血泪史说一说！”

铁老头上前一步，把扁担往地上一捣，声情激昂地说：“我来讲——”

那是一九四二年的秋天，高粱已经晒红米了。从北方逃荒过来的张望新，眼看这黄土岗上的两小块高粱，心里有点乐丝丝的。这两小块地，是他靠着一双手，一把镢头，硬在这荒岗顶上挖出来的。他在这上面刨呀，种呀，锄呀，薅呀，不知流了多少汗水。春去秋来，汗水浇出了青苗，青苗开花结籽，就要收成了。一棵棵高粱，红红的穗头，随风摇曳，恰似一片火苗在闪动。一天下午，望新磨好了铲锄，正准备收获，突然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伙闯到跟前，为首的是地主黄善贤，手里拎着“文明棍”。黄善贤一面指挥狗腿子抢收高粱，一面恶狠狠地向望新说：“野东西，山东老倌子，这黄土岗是我家祖产，谁叫你在这儿住的，限你天黑之前给我搬走！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，望新不觉头脑一炸！明明是座荒岗，却说是他姓黄的祖业！明明是我双手开的荒，种的苗，他却带人来抢收！这还有天理王法吗？他看着眼前的黄善贤，禁不住怒火胸中燃烧，大叫一声：“你们还讲不讲理？！”接着又一把将一个狗腿子推倒在地。

“怎么，你还想造反？”黄善贤这条恶狗来火了，连忙

指挥狗腿子：“给我打！”随着黄善贤这一声嚎叫，两个狗腿子向望新扑了过来。望新眼尖手快，趁势反击一铲锄，正好砍在一个狗腿子的胳膊上。这时，黄善贤狗急跳墙，也冲了上去，他悄悄溜到望新身后，举起他的那根驴拐棍，对着望新的后脑打去。望新身子几歪几晃，倒在地上，头上鲜血直往外流，不一会就咽了气。一个终年劳累，受尽饥寒的穷汉子，就这样被恶霸地主活活地打死在这黄土岗上。望新的三岁孤儿早已惊得哇哇直哭，坐在地上喊着：“爹，爹——”那黄善贤，见了这哭喊的孩子，竟又狠心跳起，连声叫着：“要斩草，就除根，给我把这崽子打死！”正当这时，一个青年汉子匆匆赶来，那狗腿子正要举棍打那孩子时，那汉子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说着，顺势抢过那孩子，抱在怀里，“这是我的孩子，谁敢动！”那黄善贤抬眼一看，正是自己的长工宋如刚，不觉心里有些发抖。这时，四野收庄稼的人象潮水一般拥向黄土岗，呼声盖天。黄善贤一伙，见势不妙，跌跌撞撞地溜跑了。

黄善贤跑了，孩子免了一死，可望新已经不能复生。如刚看着怀里的孩子，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尸首，不觉泪如泉涌。他蹲下来，抚摸着望新已经凉了的手，哽咽地说：“望新大哥，这仇，我一定替你报！”为了养活这三岁的孤儿，为了替望新报仇，他把孩子东家托喂，西家寄养，自己去风阳山参加了新四军，直到他解甲归田，复员回黄土岗时，才把那孤儿接了回来，送他上高中，叫他回乡务农……

铁老头讲完这一段往事，心情十分沉痛地说：“俺们老一辈子人过去想弄回一块地，是多么不容易，可你，要将现成的地扔了，你，你，……”铁老头实在说不下去了。

铁老头那声泪俱下的回忆，使人们对眼下的黄土岗，自然又加深了浓厚的感情。张爱荣呢，不用再说，他早已低着头，一滴滴的热泪，挂在两腮，滴在地上。“宋大伯，铁大伯，我一定牢牢记住。”他呜呜咽咽地说。

“光记住这些还不够，还要记住一个路线！”一个宏亮的声音贯入人们的耳朵。张爱荣回头一看，是公社党委的陈书记。“陈书记！”“陈书记！”宋大伯他们一齐招呼着。宋大伯高兴地握住陈书记的手，说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老陈！”

“好！”陈书记闪了闪锃亮的眼睛：“我正是为爱荣的事来的。”说着，他大步跨向草棚，指着放在门前的那几块青石，向宋如刚同志问道：“老宋同志，这是你叫运来的？”老宋答道：“是的，我是把它当做教材运来的。”陈书记说：“好啊！基本路线挂心上，狂风恶浪不迷航。”陈书记和宋如刚两人把一块青石搬开，现出了“界石”两个死气沉沉的大字，铁老头也把另外一块断成两截的界石搬到陈书记面前。陈书记站在那里，眼睛喷射着仇恨的烈火，放开嗓门，向大家讲述这几块界石的来历——

那是一九六一年，大叛徒刘少奇一伙，趁国家遭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之机，疯狂推行“三自一包”，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，大搞“责任田”，刮起了单干黑风。这股复辟